

A close-up, slightly angled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He has a receding hairline and visible wrinkles on his forehead and around his eyes. He is wearing a dark jacket over a light-colored collared shirt.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warm-toned gradient.

欧阳山文选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3

欧阳山文选

第三卷

中短篇小说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阳山文选. 第3卷 / 欧阳山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360-5568-1

I. 欧… II. 欧…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068 号

出 版 人: 肖建国

责任编辑: 詹秀敏 李加联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金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市黄埔区南岗云埔工业区骏丰路 111 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17 4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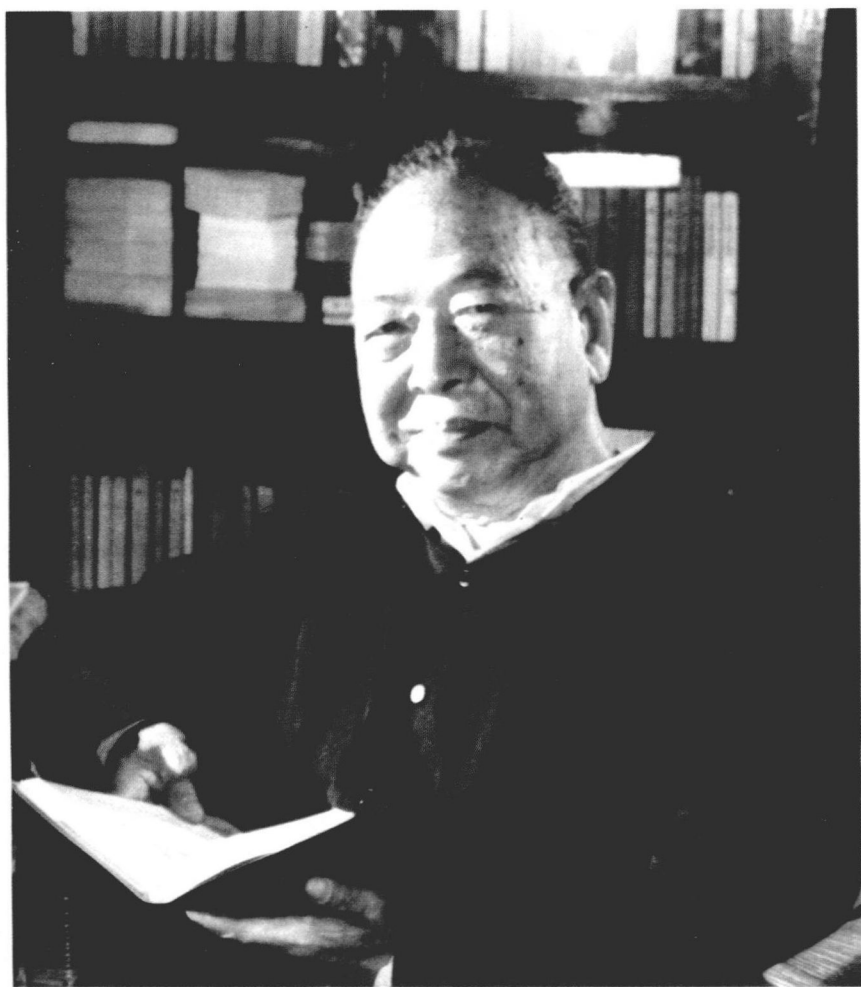
字 数 41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180.00 元 (共四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歐陽山

欧阳山文选

编委会名单

主 任：林 雄

副 主 任：顾作义 廖红球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 亮 吕 雷 孙丽生

吴佳联 张建渝 林 雄

顾作义 温远辉 廖 琪

廖红球

特约编辑：方 亮（兼） 周西篱

欧阳山文选

第三卷·中短篇小说

目 录

- 那一夜 1
玫瑰残了 6
竹尺和铁锤 100
水棚里的清道伙 167
七年忌 176
心的俘虏 189
崩决 204
好邻居 278
黑女儿和他的牛 285
英雄三生 297
前途似锦 400
红花冈畔 471
乡下奇人 525
在软席卧车里 537
金牛和笑女 549
成功者的悲哀 558
胆怯的孩子 568

那 一 夜

叮当——叮当。下自修堂的钟响了。我把我的书本慢慢地整理好，对着黑魑魑的窗外尽望。我的窗向正东面，一阵阵的微风，从窗口送到我的书案上；吹动了我的心弦，把日间种种的烦恼和愁苦，都拨弄起来。这时我的头脑突然发生了许多忧怅的思想，一切可怕而又最难解答的问题，也在我脑子里乱转，我失了支配思想的能力了。下意识地走开去抚着窗槛，心里只是胡想，眼儿只是呆望；这时月亮从深郁而高远的云层里钻了出来，只是还有一片薄薄的浮云，像面网似的笼罩着月姐的脸儿，大地上由黑暗而转为有些光明了。我还是痴痴地望着依稀可辨的树影儿和离离的青草偃卧在地上。

“凡鸟！又站在这里想什么？”我的好友 Y 君笑笑地说，“难道又有什么不可解的问题吗？”

“不是，不过我做功课疲倦了，在这里歇歇吧，

并没想什么。”我也用诚恳的笑脸去回答他。

他和我是两年的老同学了。他和我性情也契合，程度也相当；天生给我的一个好友，在学校里要算唯一的伙伴了。他今夜也是做完功课，来找我去校园里散步。我携了他的手，一同出了宿舍，沿着石阶一直步向校园去。脚底踏着亮晶晶的露点，两对凉屐“的得”“的得”地和着响，发出单调的声音，惊醒了黑暗的大地，沉寂的空气带着墨黑的夜色，这时月儿又用厚网遮了她的面孔，除了我和他的脚步声，真是一个冷悄悄的深夜！

我和他坐在校园中间的凉亭里面。月光照着各处，像一幅淡湖水色的彩画。这时正是暮春的时候，月儿已不是圆满的——有些像蛋形的了。娇艳的花草，在晨间扬眉吐气地竞盛争芳，现在像是息争了，和平了，软弱无力似的各各噙了一包忏悔之泪；也许是受月色的感动和大自然的恩惠，把清凉的甘露洒满了它们的好胜之心。它们现在是这样的觉悟了！受自然的启示而改变前非了！但不知月姐离开它们，自然界给它们改变了环境之后，它们还能像现在的样子吗？这个疑问明早它们一定要答复我的了！

我和我朋友对着默默地静坐。经过了一些时候，我觉得无聊得很！我口里微微地念着泰戈尔的《飞鸟集》：

生命里留了许多罅隙，从这些罅隙中送来了死亡忧郁的音乐。

我念到这里，他也搀进来一齐往下念道：

世界已在早晨开敞了他的光明之心。

出来吧，我的心，带了你的爱去与他相会。

停了一会又往下念：

我的思想随着这些闪耀的绿叶而闪耀着，我的心灵触着这日光也唱了起来，我的生命因为偕了万物一同浮泛在空间的蔚蓝，时间的墨黑中，正在快乐呢！

念到这里，我正想再往下念的时候，只听见他忽地叫了一声“凡鸟”！倒把我吓了一跳，我连忙问道：“什么事？”他说：“你知道密司李的事么？”

“不……什么？”在我注意力未集中的时候，听了他的问话，简直摸不着头脑，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答了这句话。

他静默了一会，才慢慢地说道：

“密司李是一个很有奋斗精神的青年，她抱了唤起妇女界和拯救妇女界的大志愿；而且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就是前个月开妇女协进会的主席，你应该认识的呵！……”

我听到这里才知道他是讲这个密司李，她是我向来认得的。她是在 M 学校里念书，她是个十分有魄力的女子；而且志愿也着实不小。那天我到会里听她的演讲，她的志愿和希望，令我听了咋舌。当她提高嗓子，显出特别激烈的态度，来讲结尾几句话的时候，有无限的坚忍和果毅之心在她的神情和眼眶中透出，直传到听者的心头，有许多热血的女子，听了直淌眼泪。当时我的手掌，也不禁猛力拍了起来。这是前个月的事儿。现在我听见他说起她来，我便急急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只回答道：“是的，我认识她，快往下说吧！”

他定一定神，轻轻地咳嗽一声，才往下说：

“噫！一个人——尤其是女子——要在黑暗里奋斗，要想打破恶环境，去改造社会，福利人群，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凭你有多大的精神，多大的本领，要想在这以旧习惯为道德的社会——齷齪的社会，去树立改造的牌子；恶势力就由各方面来袭击，恶势力无形的布满空间，像空气一样。无论怎样防备，都是

不行的，那么，想为群众谋幸福，还是牺牲吧！开得灿烂的时代之花呵！你们都是为恶势力而捐躯的呵！你们要始终记着这话。”

“密司李也是一朵时代之花，她要始终奋斗下去，她一定要是一个成功者。中国妇女界的前途，或有光明的一线；可是她终于牺牲了，她竟做了时代的牺牲品了！满盆含蕊的时代之花，只有一朵开着，一阵的狂风，却终于把她吹谢了！……”

Y君继续讲到这里，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他这番话里了。因为我想快些知道李女士的事，便又催促他讲下去：

“密司李自从那天由妇女协进会会场回家以后，仍继续她的学业，但不幸的命运之神，却钉在她的身上了。这天正是星期一，她回家吃中饭的时候，邮差递了一封蓝色的信给她。她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个不认识的少年投来的情书，她当时看了也不在意，搁在一边。哪知以后天天有信到，讲的话热度也渐渐升高了；跟着寄来的信的次数，也渐渐加多了。一日竟收到五封信！她也不去理他，也不复信。时光又过了两个星期，又是星期六了；这时她计算接到的信，已经有四十多封。她心里好笑，这么一个无意识的少年，她始终也不去理会他。哦！可是她第一步厄运光临了：当晚她去一个旧同学那里赴饯别的宴会，会散的时候，已是夜深了，她便在那里住下，她的朋友在校里是和她做一对好姐妹的，现在星期一便要搭船到北京去的了。所以次日又拉她去陪着买些零用的东西，一直到送了她的朋友上船，已是近黑的时候了，便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可是到家的时候，她的命运走上苦途了。原来她的固执的老父，见她一日夜都没回家，心中疑惑起来，不知怎样会发见了这许多情书，竟误会他女儿做这无耻的勾当，流连不返了。她现在回来，刚触了她父亲的怒，因此不容分说，只斩钉截铁的给了她‘快请出门’四个字。哦！她当时凄凉了！自己唯一的亲人，只有一个老父，现在如此，想已无法挽回了。她只得咬定牙根，忍心离开自己的家庭，去自营生活罢

了。”

Y君继续讲到这里，喉里已经咽住了，再也讲不出话来。我当时听了，也觉得很凄惨。

“后来怎样呢？”我慢吞吞地问着。

他说：“后来吗？后来她离家以后，第三天就得了重病，当时进了医院，一直延到昨天，她，她……死……了！”

他讲到末句，简直不成声了。这时我看他的脸庞儿，却滴满了散珠似的酸泪。我觉得伤心的，可讲的太多了，反而一句也讲不出，过了半天，只哼出一声：“唉！可怜！……”

这时月儿半掩，从云缝中射出蛋白色的弱光，隐约地照着寂寥的世界。我伸出栏杆外瞧瞧，哪知簌簌的热泪，滴在颤颤震动而带恐怖的花上，这种凄怆的音调，好似上帝正在那里弹着“死的悲哀”之曲哩……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

稿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玫瑰残了

上 部

—

玫瑰残了！V的恋爱成功了。

“玫瑰残了，今年的玫瑰又残了。”V是一个二十九岁的青年，他在具有各种迷人的色香的众花之中，除了兰花，最喜欢最令他爱惜的便是玫瑰。他把每年的摧零的玫瑰，都深深地密密地悄悄地掩藏起来，做他自己的生命的警钟。

V是H省的N大学里的一个学生，今年暑假他便是学士了。他在学校的附近赁了一所房子居住。住在这里的不只他一个，其中有一半是他的同学。这所

房子很大，有两层楼，四围楼廊的中间，有一口死水的小池塘，塘边巍立着一座兀立的大石山，围着小池的是重重堆积经年不扫的赭白杂间的残叶。他们很憎恶这怪样的丑恶的园庭，但房东说，一口池，一块石，和许多落叶都有非常重要的风水关系……

“而且，”房东说，“要把这口池填了，这块石山搬开，再把中间这块地扫的干干净净，我这间东西一年的租钱都给白丢了！”他不住地摇头。

“我们去！”

“对！我们自己动手去！”差不多有二十个人在卷袖子。

“石山呢？”

“哦哦！怎么办？”

“我们凑钱雇工人……好吗？”提到钱似乎有些为难。

他们把袖子放下，到晚上他们又把袖子卷起围坐在麻将牌桌子边的时候，虽然从死水池里跑出来的蚊子把他们的大腿咬得奇痒，虽然一阵臭青的枯叶味把他们熏得十分不自在，他们倒满不在乎。

“V的头发，长得那么……”

“我看他的头发，简直可以打辫子。”

V只抬头向他们冷笑了一声。

“你看他那晚洗了澡之后，呆呆地对着镜子拿着一把梳子，但他的口里却念着什么‘何心描画闲金粉’，我看他的样子总有点古怪！”F见方才取笑V，他也不出声，便把声线放低了一些，再谈他们的新发现。

V起身走近他们旁边倒了一杯茶，连杯子带在手中踱了出去宿舍后的一条走廊上。他听见里面“V……他……不要这么大声……怕他？……哈哈……哈哈……”再转了一个弯，他便再鼓足了勇气，轻轻地叫：“倩伦！倩伦！”

V倒身坐在一块平滑的白石之上。在他们的楼西角外，给竹

篱栏开的，便是倩伦的睡房后的空院，几盆半残的玫瑰，给夏夜的微颺带了伊们的余香踱到篱东，柔曼的琴韵骤止，黄玻璃的前窗印出一个不十分苗条而壮硕的女人的影子。

“V哥，你来了！”倩伦卷夹着琴谱，扭亮了院子的电灯。

——哦哦！一个白衣飘举的娇憨的少女！一个白衣飘举的娇憨的少女哟！你真不该爱着我，恋着我！你也要想想，一个穷到十足的大学生，他哪里会和你结婚？少女哟！你真错爱了他了！……你要爱他，你为何又不了解他的心情，僻性？你要知道呀，我的貌不是我的伟大，我的貌和我的才都不是我的伟大哟！我值得你爱的，不止，值得世间女人爱的都在乎我的真挚的感情！都在乎我的伟大的心情！都在乎我的高超的灵魂！都在乎我的怪僻的性格哟！你根本不能了解我的性情和我一切的孤傲，其余一切都是白费！——他想着没有答话。

“V哥！你又不则声？”

V恨恨地望了伊一眼。要是在同性的朋友之中，他只“吓！……”便算完事，在倩伦却完全是个例外。

V的确是爱情伦的美丽的娇憨的容貌，伊的左深右浅的笑涡儿，伊的柔嫩外露的红唇，伊的面红耳赤的处女羞，都曾振荡过他那奇傲的冷淡的情感！

他做H省N大学的代表到江苏去的时候，他同时负有全国青年联合工作团到江苏去组织分团的代表的使命。恰巧那时江苏的C女子师范学校开四周年纪念庆祝大会，他也在被请之列。倩伦从他的演说里认识他叫做V，V却从伊的跳舞里认识伊叫倩伦。不久伊转学到了N大学的附属中学。

“把电灯扭熄吧！”V嫌清紫的月亮给电灯蒙上了一层黄雾。

“扭熄不是扭熄！你看，气急得你呀，你命令我！”

——你命令我！你命令我！——V从想不到由那些庸俗的嘲笑他的同性的朋友的口里所发出的反抗的声音，会在这个温柔迷

醉的夜莺的歌声里进出。他重复把这两句话温了一遍，他有些烦恼。

“你！……哦哦，伦，你再不要……”暴怒软了到恳求，他的答话又是例外。

“V哥！你叫我出来干什么？”

“……”

——那晚上，我告诉伊说我最喜欢的是我们住楼中间的大庭院的时候，伊却掩着鼻子，嘲笑着，“你只是喜欢丑恶？哈哈！”这样一个俗女子，我真不想和伊辩白，我总不晓得为什么这样一块迷人的娇憨的面庞却偏生在这样一个俗气的女人的脸上！哦哦！倩伦！你不晓得？我爱你却只是爱你的美貌哟！除了，你叫我在你的所有之中，再找出一些什么可以和我相爱的地方？伦！你这慕虚荣的女子，你这浑身浊气的女子……唔，我对你，倩伦哟，我总输出了不少的爱悦了！

“V哥，昨天晚上我们打麻将真快乐……今天，游水真好玩呀，明天还得多谢C先生，他请我们吃晚饭哩！”

——倩伦，粗俗而美貌的倩伦！我早也晓得的：你口口声声说爱我，但你却没有接受我的僻性和真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爱我？你在你心目中所认为爱人的面前不应说感谢任何一个男性，你感谢C先生，你便爱他去！你为什么要向我道你的艳遇？谁愿你除了我之外，再给别的任何一个男性眷爱？管他妈的什么社交公开，社交不公开，总之，我要听见别人赞你的貌美，少不免有三点钟不自在呀！

——别样可以公开，可以共享。恋爱，独有恋爱是绝对秘密的，绝对自私的！你要爱我，那你完全是我所占有的！——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想。或者……

“你总是一声不响！”伊才觉得V在凝想。

倩伦这一问，他越感觉到伊竟连自己这一点特征也没有相当

的了解，心更冷了一半。在一个很短促的时间：他觉得伦的处女香比园中的积叶气味还不好，他觉得伊的声音比蚊子发出的更加讨厌！他想起伊，要是心情稍为伟大一点的，伊定不会说出这句蠢话。但不久，伦的深圆而乌黑的吸人的眸子，伦的不十分白皙而细嫩的有笑涡儿的两颊，伦的带有些微点子香水的残味的卷曲的覆额之乱发，配了伊那扬举的轻轻的晚衣和外露而不十分厚的红唇；溶和在青碧的新月之下，他到底不舍得回绝伊。

“有顶重要一件事和你商量……”他在微笑。

“和我商量？哦……”伦心里有些跳动。

“其实也没什么商量，不过……不，这是一个报告罢了。”月下他见倩伦那对晶黑的瞳子，在微微颤动；他自己也心里一酸，辨不出是凄凉或快乐。

伦见 V 的眼圈也红起来，又想起方才 V 说的半吞半吐的话，伊的纯洁的小脑立刻感觉到这不会是什么快乐欢娱的事，心中觉得非常恐怖。伊和他混熟了，今天的恐怖令伊预感到似乎快要离别。离别在伦的心里，本不算什么一回事。横竖一个走开了，一个又昏过来；美丽的女性是断不怕没朋友的。但在现在的伦，却完全不是这样。这并不完全因为伊有点爱他。

“唉！唉！怎的？实在怎的？V 哥！”这声 V 哥竟如琴韵之绝音，把伦的眼泪带了出来。

“不要哭，不要发急。倩妹！”

“哥哥！我害怕……你说……？”

“没有什么，不过我很爱你！倩妹！但是——”他用沉静语调把奔放的冲动压住。忽然间他又觉得这样说出来是没有什么意味。“但是”之后，他不想说出伊究竟器量太浅了，完全不能了解他的深奥的心情；他也不想说他快要离开 H 省回他的故乡 K 省了！因为他觉得这样蹂躏一个少女是太残酷，太忍心了！他替伊设想，伊虽然是一个平常的女人，伊的美丽的面庞，伊的娇憨

的灵魂，似乎都不应该给一个自私，自恣，骄傲，孤傲的狂人任意把伊的一切揉毁！

“呵——呵——？”

V 知道这回又要把一个少女的心弄破了，也不禁洒几点泪。

“但是怎样？”倩伦以前也曾几次向 V 表示过爱，但他那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神气，弄得倩伦差不多半年来都在迷惘渺茫的世界里寻求爱的生活。“但是怎样？”伊重复地催促。一堆无形的热气漫缠着伊的乳部和腰肢，淡紫的月光渲染了大半的竹篱似乎禁不住伊的偎傍；伊像一匹初会步的小兔颠倒在 V 所坐的平滑的大石所压陷的浮泥之旁；V 的手和伊的微微发汗而带有一些枫香的手紧握时，他的蒲草般的灰发早覆了半边伊的前额。差不多在十五分钟内，伊完全失了知觉！

“伦！我总记得你！”

他的右手抚摩着伊的右臂，左手放在伊的背脊之上；伊的两手连环着围了他的颈项，颤震地不住地接吻。抖抖地不住地垂泪！这样又经过了差不多十分钟。

“哥哥！哥哥！”

“倩妹！爱妹！”

“……”

“……！”

二

倩妹：

我现在要鼓起我的心情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我回 K 省的船票已买来了。我一看见这张桃红色的船票，我立刻觉得仿佛我所有的一切的幸福，所有一切的异乡的幸福，都给我垂死的哀情的灰幕掩闭得渺茫无踪。倩妹呀倩妹，你怨我，请你按捺着悲哀的情怀怨我！怨我！也许我在明月朗澈的海中是吐尽了我的哀恋